



第二輯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二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女仙外史

四

〔清〕呂熊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預伏英雄堅城內潰

假柱神鬼勅敵宵奔

建文十五年秋七月○呂軍師受命進討河南○高軍師分取
淮北○整頓糧草○齊備○呂軍師謂戚繼○曰○兵法○攻其無備○莫
若曉諭諸將○合兵先伐○開歸二郡○淮安探報○必然觀望○我
這裏一面選上將四員○從青州至莒州○走贛榆○由沐陽○潛
入淮郡○與內應之人合作一處○然後司馬率兵兼程而進○
直薄淮城○迅雷不及掩耳○司馬公以爲何如○戚繼道○先生
妙算如神○取淮良易○但河南必嚴守○禦取之則難○先生已
任其難○令弟任其易○接之於心○實有未安○呂軍師道○同爲
國家○說不得爾○我分不得難○易功歸○終天罪歸○於已○方是

爲臣子之本分。隨於當晚密傳雷一聲。小皂旗平燕兒卜
克四將授計。扮作客商。晝伏夜行。徑由青州間道直達淮
安。協同內應六人相機而行。務於敵人敗後舉動。切勿輕
躁。又令韓燕兒齎密札知會景食都訖。方下教場祭纛。點
兵除董彥果、賓鴻、金山保、小咬住以外諸將。盡令隨征。又
調請鐵定九方以一爲觀軍使。故爲聲張。每日止行五十
里。凡鄰近河南疆界。皆令預備廝殺。未幾大軍到了兗州。
方以一進言道。歸德府君軒伯昂慷慨而知大義。與某素
相交契。今當微服潛往。說令歸附。彼若允從。卽與同來迎
接王師。若其不從。卽趨回報命。然後加兵。軍師道煩請學

七來就是此意。以一遂易了。這話雖然說去。於是兩軍師分道發兵。威寧統領的瞿鵬兒馬千里。蓋翥、童翹大將四員精銳八千。竟由濟寧卷甲星馳。與景僉都會兵於淮。其餘士盡隨呂軍師進取歸德府。緩程徐行。候方學士提晉均且按下。先說雷一震等四人奉了軍師密諭。一進淮安北關。問到劉家飯店。老兒看見狀貌猙獰。託言沒有落地不敢相留。平燕兒是金陵生長的。說得來南方聲音。就開言道。令坦東方絲與我等有舊。特地相訪。會面就走。不安歇在貴舖的。老兒應道。小塔向來有恙。不能見客。有話我傳說罷。雷一震是性躁的。就發話道。我們千里遠來。一

片好意。怎麼連面也不見。客房裏內外。待我進去看看他。的病勢大。踏步望內就走。此時練公子已竊聽得明明白白。心猜是景開府差來的。如飛的當面迎住。說小弟實係有病。未曾遠迎。深爲得罪。向着劉老兒道。這都是小婿的舊交。就引在內邊一間廂房坐下。卜克於衣底夾袋內。取出一條紙兒。遞與練公子。上寫着我等四人奉呂軍師將令。來此協助成功。公子看了大喜。遂將紙團兒。一口嚼碎。悄悄問了各人姓名。宰隻肥雞。買尾三魚。并羊肉豬肉之類。把家丁的村釀。打興一鐺。擺列在臥房外間。延不暢飲。二更時分。練公子道。張兄係是北相。怎麼聲口也有些像

平心小皂薪道、我隨先父在金陵住過、勉強得出來、練公子道極好、兩兄在此占个客房、當作有公事住着的、免人猜疑、雷卜兩兄別有个去處、若曉得賭錢、更爲妙絕、二人齊聲道、這是在行不過的、待得酒闌月上、練公子引了方震、各會一面、把來意都說明了、練公子又向何典商議、要與莊毅衍訂定、各人分任一事、方有端責、何典道、那劉傑以莊毅衍爲心腹、是真的、莊毅衍以劉傑爲心腹、是假的、要殺劉傑、必須莊毅衍方能直入署內、兄與他任此一件、其外諸兄各任所宜、大家如左右手之相助、曷用分別

彼此雷一震道。軍師將令千人之中。兩人斬東關。兩人斬北關。兩人奪新舊城夾門。兩人殺入帥府。兩人殺散守牌兵卒。豎立旗號。沒有殺劉傑在內。如今既是公子的仇家。殺了之後。去斬東關。也不爲遲。衆人齊聲稱善。主意既定。何典於次日黃昏。引了練公子。到莊毅衍內署相會。將濟南差有大將四員。來做內應。并練公子要仗大力殺劉傑的話。細細說了。莊都司慨然皆允。練公子倒身下拜。毅衍道。那背國背君殘害忠良的賊。卽無公子之言。我亦必乘此殺之。怎麼謝將起來。二人遂起身作別。大家歛跡以待。不數日。忽報沂州兵馬突出山口。將守界營官一路防風。

兵卒殺个罄盡。舉烽不及淮北州縣望風而降。今已到宿遷縣境。不日便來攻城了。那時淮安大帥姓童名俊。係建文時鎮江守將。降附於燕。擢爲都督。代梅駙馬鎮守淮南。部下有五營軍馬。中營自爲主將。先鋒一員。卽火耳灰者。逃遶到淮。童俊愛他。署爲參將之職。其前營將領。覆姓上官名猛。是招附江淮。剿盜兩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左營是高士文。出身行伍。手足趨捷。名曰高鶴子。亦係久歷戰陣之員。右營是个武狀元。姓張名翼。武藝平常。爲人險刻。陰鷲。與同列不睦。獨得與主將相合。後營是紀綱。卽遼寧衛卒。因告許程通得官的。四營游擊各領一萬。中營與先

鋒共有二萬。又有城守副將劉傑部下亦有一萬人馬。衛都司李凱係北平衛知識。素性兇狡。曾將都彈使謝貴。因燕計策。潛告燕王。因得擢爲指揮之職。又千戶喜燕新。百戶金材。皆殘忍刻薄之徒。亦有屯卒萬餘。向來合算。藏在兵冊者。差不多有二十萬。實係冒占軍餉。有名無實。聞說敵兵霎時到來。莫不喫驚。都集在帥府會議。張翼倡言道。發縱指示。則在元帥。無親自征戰之理。我等唯有謹聽將令。獨副將乃是專城都閫。實屬屯守。似宜次第先見一陣。以察敵形。然後元帥撥發兩營。更番進戰。以逸待勞。何懼賊之不滅也。這幾句話。深中童俊之心。遂命李指揮等點

其出戰李訊嚇得目瞪口呆勉强應道末弁願往但屯衛
中實無勇將求元帥撥與先鋒一員勝則元帥之功敗則
我等任罪童俊尚在沉吟張翼道這是要主將營中人了
何爲次第分戰難道我等進戰時也向你要員勇將麼原
來兩人平素極相刺忌所以張翼要借敵人的手來殺他
童俊又不喜的是李訊遂叱道汝知軍令麼臨陣退縮者
斬乃敢如此推諉麼李訊只得起身去點選兵將次日清
晨出城前進四十里遙見一將領着七八百馬軍先到李
訊部下有四千五百餘名屯卒多了數倍膽就大了就在
平原擺列以待看來將怎生結束

頭戴紫金兜鍪。外裹着敝綃紅帕。頂上撒一撮羣尾赤
纓。身披花銀鍱甲。外罩着蟒繡朱袍。腰間勒一條螭蟠
絳帶。挂一柄紅毛刀。珊瑚飾鞘。插一面朱雀旗。馬蹏雕
杆。手持甸漆鐵柄鈎鐮槍。龍驤虬躍。坐下熊皮軟串鞍。
驅馬掣電追風。

原來景金都白從軍師。接與他四將。亦設五營。以張鵬爲
前鋒。盧龍爲後衛。彭岑爲左翼。牛驛爲右翼。自統中營。一
切旂幟衣袍。盔甲兵器。五營皆用赤色。又恐漫無分別。前
營黃紅旂。以絳帛鑲之。中營大赤旂。以金黃鑲之。左營絳
旂。以石青鑲之。右營用朱旂。以素綾鑲之。後營緋紅旂。以

玄纁纁之僉都之意。只因先人平素好着緋袍。至於上應
星象。亦皆赤色。所以五軍用赤。志在滅燕。以顯先烈。至四
營將領。皆帶小旂一面。上用銷金的朱雀。玄武。青龍。白虎
之形。各依其方向。軍士亦皆畫其狀於戰袍的前後心。中
營則照依已之補服。畫獅子以別之。又因東力士以步戰
敗績。乃純用馬軍。每營各八百名。中營則多一倍。所用兵
器。一半長鎗。一半弓箭。用鎗者。不兼弓矢。挾弓矢者。不兼
鎗。唯各跨雙鞘腰刀兩把。將佐之善射者。止於弓壺內帶
箭三枝。不用箭箠。兵士皆皮鐵欄甲。往來馳驟。疾若風雨。
自出沂州山日。淮北兵將莫敢櫻鋒。人號爲景家軍。張鵬

正行時見有敵兵在前就攔開軍馬挺鎗飛出大喝逆賊
快來受死李訊顧左右道來兵甚少且與他交鋒數合我
等就一齊湧上金材畧有武藝應聲躍馬出陣問來將何
名不隄防張鵬的鎗已到懷內金材連忙閃過舉鎗還刺
時被張鵬一逼鎗直徹向右邊數尺說時遲做時快舒過
鐵鎗般隻手抓住勒甲縵輕輕提下馬向地一擲早飛出
數十馬軍亂鎗齊上搦個遍身孔竅張鵬將令旂往後一
招八百馬軍鼓勇爭先李訊打個掙大喊道快向前殺去
無奈屯兵從未經歷戰陣个个手顫股栗望後倒退李訊
見勢頭不好撥馬先逃時潰亂屯卒半係步戰被馬踐

踏及殺死者甚衆、餘多羅拜投降、斬首十餘里、恐城中出應、乃收軍立營、以待後隊兵馬、那李訥回顧追兵已遠、方敢勒馬高原、招呼敗殘軍兵、見喜燕新領着三五十騎也逃來了、李訥亟呼道、喜千戶、如今怎了、喜燕新道、醜新婦免不得見公婆、且回去再作道理、入得城來、早遇着帥府一小校、持了令箭、大呼李指揮等、可速到帥府問話、只得隨了小校到帥府時、見燈燭輝煌、諸將齊集、李喜二人躬身聲喏、說冠勇難敵、求元帥海涵、重俊罵道、你這狗才、背義貪生、未經臨敵、便自先逃、有何面目見我、喜燕新道、元帥在京口時、未臨敵而先降、比起來也差不多、重俊

大怒喝令將喜燕新立斬示衆。李訊下在囚牢。俟我破敵之後，奏聞處死。隨顧劉傑道：「明日你去出戰，只要輸，不要詐敗他兩陣。我自有效用。」又向張翼道：「你可修一封戰書，要說得謙和些爲妙。」張翼應道：「這個總在末將。」劉傑聽說要他詐敗，心中喜極。然又恐必至損兵折將，難逃罪責。乃巧言前稟道：「謹遵帥令，自無填瀆。但全師而歸，敵人返猜爲詐。」當奈之何。張翼道：「汝所慮亦是。」可點老弱軍兵及囚牢死犯，在他殺去數百。於我無損也。童俊大贊：「必竟是制科出身的。」有些見識。劉傑連夜點兵，黎明飽餐戰飯，叩刻出城，緩緩前行。早迎着景家軍兩陣對圓。劉傑令莊毅

衝出馬認旗上寫着賊守中軍莊。兪都看得分明。料是內應的人。不好勝他。令牙將趙義出馬戰。不三合。莊毅衍跌陣而走。趙義勒馬回陣。兪都問何故不追。趙義道：「他叫做莊毅衍。武藝勝似小將。是個詐敗無疑。」劉傑見毅衍敗回。無人追趕。乃親自出馬。鞭梢指着大罵：「汝等游魂草寇。敢來侵犯天朝。我今拿你碎屍萬段。」彭岑大怒。飛馬出戰。不到四五合。劉傑敗下去了。彭岑大喝：「逆賊待走那里去。看看赶上。」毅衍又拍馬挺鎗接戰。交手不數合。劉傑陣中鳴金收軍。毅衍如飛逃回。彭岑也勒馬回營。向兪都道：「賊人武藝平常。而詐敗。適間不是莊毅衍。末將追上梟其首。」